

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孟子評述



孟子新譯

章文虛編

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版

孟子新譯
章文虛編

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THE WON YIT BOOK CO.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ong Kong

新雅印務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謝菲道三〇一號

編輯說明

有關「孟子」的今譯注本，坊間雖有出版，但譯文能不失原意，並保持原來風格者，固屬鮮有；而注釋方面却錯誤百出，貽誤讀者非淺。我們有鑒於斯，乃精選出自專家最近譯注的版本，加以整理出版，使海外一般讀者能獲得較完善的今譯注本，藉以正確地读懂「孟子」，提高闡讀古書的能力。

本書章節的分合，乃依舊有體例，在各篇篇名之下注明章數。自「梁惠王」至「盡心」本爲七篇，篇名分上下；爲了便於檢查，也依趙岐體例分爲十四卷。兩卷爲一篇，奇數爲上篇，如卷一爲「梁惠王上」；偶數爲下篇，如卷二爲「梁惠王下」。

譯注方面以朱熹的「集註」和焦循的「正義」爲主要依據。譯文力求流暢明白，但由於古人文言辭簡畧，爲了正確地表達原意，有時不得不加些補充詞句。這些補充詞句，外加括弧作標誌。注釋包括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方式、歷史知識、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風俗習慣等等，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現時加注。

本書的譯注雖都出自專家之文章，其中難免仍有未盡妥善之處，編者限於學力，未能一一校正，尚希讀者不吝指正。

目 錄

編輯說明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一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二九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六六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	一〇〇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一三二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一六二
卷七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一九一
卷八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二三一
卷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二五二
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二八三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三〇九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凡十六章）	三三七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六章）	三七一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四〇六

孟子新譯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①(凡七章)

「一·一」孟子見梁惠王^②。王曰：「叟^③！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④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⑤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⑥，弑^⑦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⑧。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⑨。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釋】

①「梁惠王」在這裏是作爲孟子七篇第一篇的篇名。孟子的篇名是摘取每篇開頭的幾個重要字眼來命名，並沒有別的意義。「章句」是漢代經學家訓詁家所常用的字眼，分析古書的章節句讀（逗）的意思。這裏「梁惠王章句上」是後漢趙岐所著孟子章句的舊題，他把孟子七篇各爲上下兩卷，所以這裏題爲「章

句上」。②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名罼，惠是他的謚號，於公元前370年承繼他父親魏武侯而即位。即位後九年，即公元前363年，由舊都安邑遷都大梁，（此從史記魏世家集解所引汲冢紀年之說，同馬遷列於惠王之三十一年，誤。清人雷學淇介菴經說卷九有考訂。大梁就是今天的開封。）所以又叫梁惠王。他在即位最初二十多年之內，在戰國諸雄中最為強大，因之第一個自封為王。（楚國自封為王在春秋時，又當別論。）③叟——老丈。④亦——祇也。請參考詞詮卷七。⑤征——趙岐注云：「征，取也。」⑥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乘，古代的兵車一輛叫一乘。古代的國家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國家的大小，劉向戰國策序說戰國晚世「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韓、趙、魏、梁、燕、齊、楚、秦七國為萬乘，宋、衛、中山以及東周、西周則為千乘。⑦弑——古時候以下殺上，以卑殺尊叫弑。⑧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周禮大司馬鄭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古代的執政大夫有一定的封邑，這封邑又叫采地，擁有這種封邑的大夫叫家。有封邑當然也有兵車。公卿的封邑大，可以出兵車千乘，大夫的封邑小，可以出兵車百乘。

⑨饗——音厭，滿足。

【釋文】

孟子謁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您不辭千里長途的辛勞前來，那對我的國家會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答道：「王！您為什麼一開口定要說到利益？只要講仁義便好了。王假若說，『怎樣才對我的國家有利呢？』大夫也說：『怎樣才對我的封地有利呢？』那一般士子以至老百姓也都說：『怎樣才對我本人有利呢？』這樣，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國家便會

發生危險了。在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裏，殺掉那一個國君的，一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裏，殺掉那一個國君的，一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大夫擁有兵車一千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大夫擁有兵車一百輛；這些大夫的產業不能不說是很多的了。但是，假若輕公義，重私利，那大夫若不把國君的產業奪去，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從沒有講『仁』的人却遺棄他的父母的，也沒有講『義』的人却對他的君主怠慢的。王也只講仁義便行了，為什麼定要講利益呢？」

〔一·二〕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①之，不日②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③。』王在靈囿，麇鹿攸伏④，麇鹿濯濯⑤，白鳥鶴鶴⑥。王在靈沼，於物⑦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⑧曰：「時日害喪⑨，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注釋】

①攻——舊注云：「攻，治也。」就是「工作」的意思。

②不日——朱熹注云：「不日，不終日也。」

③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勿亟」四字是文王的言語，所以譯文加「王說」兩字。「來」譯爲「更賣力」，是意譯。④麀鹿攸伏——麀音憂，母鹿。攸，在上古的文獻裏用同「所」字。伏，趙注云：「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⑤濯濯——肥胖而有光澤的樣子。⑥鶴鶴——詩經寫作「鷩鷩」，古書中兩字相通。羽毛潔白的樣子。⑦於物——於，舊讀「烏」，語首之詞，沒有意義。物，音刃，滿也。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子虛賦「充仞其中」，皆作「仞」。⑧湯蕕——尚書篇名。記載着商湯伐桀時誓師之詞。⑨時日害喪——時，指示詞，此也，相當於「這」。害，同「曷」，何也。這裏是「何時」的意思。有人把它解爲「何不」（以「害」爲「盍」）不可信。

【釋文】

孟子謁見梁惠王。王站在池塘旁邊，一面顧盼着鳥獸，一面說道：「有道德的人也高興享受這一種快樂嗎？」

孟子答道：「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夠享受這一種快樂，沒有道德的人縱使有這種快樂也是無法享受的。這話怎麼說呢？我舉出周文王和夏桀的史事來說明吧。」詩經的大雅靈臺篇說：「開始築靈臺，經營復經營，大家齊努力，很快便落成。王說不要急，百姓更賣力。王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光且肥，白鳥羽毛潔。王到靈沼上，滿池魚跳躍。」這一段詩，便足以證明。周文王雖然用了百姓的力量來興建高臺池沼，可是百姓非常高興，把那一個臺叫「靈臺」，把那一池沼叫「靈沼」，還高興他有許多種類的禽獸魚鼈。就因爲他肯和老百姓一同快樂，所以他能得到真正的快樂。至於夏桀却與此相反。百

姓怨恨他，他却自比爲太陽，說道，太陽什麼時候消滅，我才什麼時候死亡。」湯誓中便記載着老百姓的怨歌：『太陽呀！你什麼時候消滅呢？我寧肯跟你一道死去！』作爲國家的帝王，竟使百姓怨恨到不想再活下去的程度，他縱然有高臺深池，奇禽異獸，難道能夠獨自享受嗎？』

〔二・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①，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②，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③以戰喻。填然鼓之^④，兵^⑤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⑥。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⑦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⑧食也；數罟^⑨不入洿池^⑩，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⑪，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⑫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⑬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⑭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⑮，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¹⁶之教，申¹⁷之以孝悌之義，頒白¹⁸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¹⁹不飢不寒，然而不王²⁰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²¹，塗有餓莩²²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²³罪歲，斯²⁴天下之民至焉。」

【注釋】

- ①河內、河東——魏國的河東地，當今山西省安邑縣一帶；河內地，即黃河北岸土地，當今河南省濟源縣一帶。
②加少——就是減少的意思。
③請——表敬副詞；只是一種表示客氣之詞，沒有具體意義。
④鼓之——鼓：在這裏爲不及物動詞，其下不當有賓語。這「之」字不是賓語，只是用來湊足一個音節罷了。
⑤兵——兵器，不是戰士的意思。
⑥走——古代，慢慢走叫步，快快走叫趨，比趨更快，相當於跑叫做走。這裏就是逃跑的意思。
⑦直——只是；不過。
⑧勝——音升，盡也。
⑨數罟——數音朔，細也，密也。罟，魚網。古代曾經規定，網眼在四寸（古代的尺寸小，四寸只相當於今天的9.2公釐，不過二寸七分六釐罷了）以下的叫做密網，禁止放在湖泊內捕魚，意在保留魚種。
⑩洿池——「洿」音烏，大也。廣雅釋詁云：「洿，深也。」亦通。
大聚解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周禮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禮記王

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可見古人砍伐樹木有一定時候。⑫憾——音汗，恨也。不滿也。

⑬王道——以德統一天下之道。⑭衣——動詞，讀去聲，穿也。⑮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淮南子

主術訓說過：「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不准吃食小雞小狗小豬，可能就是「無失其時」。趙岐注云：「畜孕字不失時也」亦通。但譯文體會孟子本文的原意譯之。豚是小豬，但只能殺以祭祀，正如王筠在說文釋例所說的，「古人之家，非大不食，小家惟以致祭也。」所以這裏既言「彘」，又言

「豚」。⑯庠序——古代的地方學校叫庠序。⑰申——一而再，再而三叫申，所以這裏用「反覆訓導」來譯它。⑱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頽白」，鬚髮半白，也寫作「斑白」。禮記王制說：「道路輕任

(任，行李)并，重任分，斑白不提挈。」又祭義說：「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就是此意。負謂背負，戴謂頂在頭上。⑲黎民——老百姓。⑳王——普天，以仁德的政治來統一天下的意思。㉑狗彘食人

食而不知檢——這句有兩種解釋。漢書食貨志贊說：「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顏師古注說：「言穀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漢書食貨志「檢」作「斂」，意思是收成

好，穀賤傷農，國家便當平價收買，免得用以飼養狗彘。這和李悝的「平糴」，管子的「國蓄」同意。但清初閻若璩的四書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于狗彘者。『狗彘食人食』即下章『庖有肥肉』意，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閻氏之說可從。㉒莩——餓死之人。㉓無——同「毋」，表禁止的副詞。㉔斯——連詞，這就的意思。

【譯文】

梁惠王〔對孟子〕說：「我對於國家，真是費盡心力了。河內地方如果遭了飢荒，我

便把那裏的一部分百姓遷移到河東，同時還把河東的一部分糧食運到河內。假如河東遭了飢荒也是這樣辦的。我曾經考察過鄰國的政治，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我這樣替百姓打算的。

可是，那些國家的百姓並不因此減少，我的百姓並不因此增多，這是什麼緣故呢？」

孟子答道：「王喜歡戰爭，那就讓我用戰爭打個比喻吧。戰鼓鼴鼴一響，槍尖刀鋒一接觸，就拋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後逃跑。有的口氣跑了一百步停住腳，有的口氣跑了五十步停住腳。那些跑五十步的戰士竟來恥笑跑一百步的戰士，〔說他膽子太小〕，行不行？」

王說：「不行；只不過他沒有跑夠一百步罷了，但這也是逃跑呀。」

孟子說：「王如果懂得這個道理，那就不要再希望你的百姓比鄰國多了。」

「如果在農民耕種收穫的季節，不去〔徵兵徵工〕，妨礙生產，那糧食便會吃不盡了。如果細密的魚網不到大的池沼裏去捕魚，那魚類也會吃不完了。如果砍伐樹木有一定時間，木材也會用不盡了。糧食和魚類吃不完，木材用不盡，這樣便使百姓對生養死葬沒有什麼不滿。百姓對於生養死葬都沒有什麼不滿，就是王道的開端。」

「在五畝大的宅園中，種植桑樹，那麼，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絲綿襖了。雞狗與豬等等家畜家畜都有力量和工夫去飼養，那麼，七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百畝的耕地，不要去妨礙他們的生產，那麼，幾口人的家庭可以吃得飽飽的了。好好地

辦些學校，反覆地用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大道理訓導他們，那麼，「人人都會敬老尊賢，爲老人服務，」鬚髮花白的人也就不會頭頂着，背負着重物件在路上行走了。七十歲以上的人有絲綿衣穿，有肉吃，一般百姓餓不着，凍不着，這樣還不能使天下歸服的，是從來不會有過的事。

「現在的情況却不如此。」富貴人家的豬狗吃掉了百姓的糧食，却不加以檢查和制止。道路上有餓死的人，却不會想到應該打開倉廩加以賑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說道，「這不是我的罪過，而是年成不好的緣故。」這種說法和拿着刀子殺死了人，却說，這不是我殺的，而是兵器殺的，又有什麼不同呢？王假若不去歸罪於年成，而從政治上的根本改革着手，這樣，別的國家的老百姓就都會來投奔了。」

〔一·四〕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①。」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②「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

食，且④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⑤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⑥曰：「始作俑者⑦，其無後乎！」爲其象⑧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注釋】

①寡人願安承教——寡人，古代諸侯自謙之詞。安，「樂意」的意思。②這裏省去了「曰」字，表示孟子的話是緊接着梁惠王的話而說的。這是古人修辭體例，孟子尤其用得很多。③廁——音究，馬欄。④且——副詞，「尙且」的意思。「且人惡之」，依今天的詞序，當作「人且惡之」。⑤惡——音烏，何也。這裏用作疑問副詞。⑥仲尼——孔子之字。⑦俑者——俑，音勇，殉葬用的土偶木偶。古代最初用活人殉葬，後來生產力漸漸提高，一個人的勞動除了供給本人的必需生活資料以外，還有剩餘可供剝削，於是人才被稍加重視，逐漸地不用來殉葬，而改用土俑和木俑。從孔子這句話來看，他是不明白這一歷史情況的。他却認爲先有俑殉，然後發展爲人殉。⑧象——同「像」。

【譯文】

梁惠王「對孟子」說道：「我很高興聽到您的指教。」

孟子答道：「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殺死人，有什麼不同嗎？」
王說：「沒有什麼不同。」

「用刀子殺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麼不同嗎？」

王說：「也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又說：「現在您的廚房裏有皮薄膘肥的肉，您的馬欄裏有健壯的馬，可是老百姓面帶飢色，野外躺着餓死的尸身，這等於是在上位的人率領着禽獸來吃人。獸類自相殘殺，人尚且厭惡它；做老百姓父母官的，主持政治，却不免於率領禽獸來吃人，那又怎麼能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說過，『第一個造作木偶土偶來殉葬的人該會絕子滅孫斷絕後代吧！』『為什麼孔子這樣痛恨呢？』就是因為木偶土偶很像人形，却用來殉葬。「用像人形的土偶木偶來殉葬，尚且不可；」又怎麼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餓死呢？」

〔一・五〕梁惠王曰：「晉國①，天下莫②強焉③，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④；西喪地於秦七百里⑤；南辱於楚⑥。寡人恥之，願比⑦死者壹⑧洒⑨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⑩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⑪；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⑫，可使制⑬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

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注釋】

①晉國——劉寶楠愈愚錄卷四云：「孟子，梁惠王自稱『晉國』，魏人周霄亦自稱『晉國』。此晉國卽指魏國也。」劉氏此說甚確，1957年在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銘文「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楚國也稱「魏國」爲「晉」，尤爲確證。所以這裏的「晉國」就是「魏國」。和「三晉」之「晉」義微有別。

②莫——無指代詞，這裏指國家，所以是「沒有國家」的意思。③焉——「於是」之意，這是兼詞，「莫強焉」，是「沒有國家比它（魏）再強些」的意思。

④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指馬陵（今山東省濮縣北）之役。

魏伐韓，韓向齊求救，齊派田忌爲大將，孫臏爲軍師伐魏救韓。惠王也派龐涓和太子申爲將來抵禦。兩軍相持於馬陵，魏國終於中計而大敗，龐涓自殺，太子申被俘。

⑤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史記

馬陵之役後，秦國又屢次打敗魏國，迫使魏國獻出河西之地和上郡的十五個縣城。

記楚世家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河南睢陽縣西），得八邑。」但魏世家列此事於襄陵王之十三年。考之古文竹書紀年，實爲梁惠王後元十一年之事。故朱右曾於汲冢紀年存真序論真古文之可信，有云：「惠王後元十一年，楚敗我襄陵，故惠王告孟子曰：『南辱於楚。』」如史記則惠王初無南辱之事。」

⑥比——介詞，「替」、「代」、「給」的意思。

⑦壹——副詞，「皆」、「都」、「全」的意思。

⑧酒——音義都和「洗」字一樣，可能就是一個字的兩種寫法（說文解字把它分爲兩字，似乎不必）。⑨方百里——應當這樣讀：「地，方百里」，「地方」不能連着讀，因爲不是一詞。古代面積的計算方法是「方若干里」，意思是長和寬各若干里。因此「方百里」譯文也可以寫成